

# 晴催桐葉紅尖潤



河邊的老榆樹，垂垂纍纍的懸掛著串串青錢似的豆筴，而那株守衛著牆角的棟樹，也在一夕間綴上了滿樹黃花，它們在和風中搖曳著，一片片榆夾，一瓣瓣棟花，都是春神餞別的柬帖，隨風飄送著一個訊息：春神即將在大自然的舞台上退位……

真的，當榆錢和棟花落盡，逐漸加深的濃密綠蔭，便取代了二十四番陸續統領風騷的繁花似錦。

西斜的日色，一下昏暗了，輕拂的和風，一陣陣淒緊，竟令人感覺了幾分寒意。四野煙橫霧漫，沉沉的雲影低壓、蘊蓄著……

暮然細細的雨絲，斜織如經線，在烟霧中界出了一片清新涼潤的雨幕，欄干前，被日炙得萎的紅芍藥，在酣暢的吸取了生命汁液之後，嫣然綻開了新蕾的芭葉，又復生機暢旺。令人擔心的，却是瑟索在葉下，穿著斑斕彩衣的鳳蝶，怕她那嬌黃美麗的衣衫，不耐雨水洗滌，會褪了顏色。

雨勢由細密轉為滂沱，街上的車聲馬跡，都消失了，在這樣的雨中，再怎樣的歸心似箭，怕也只好爽約延期了吧？滿街積水泥濘，怎不令錦衣華服的青聰公子、珠襦綉襪的油壁佳人，為之却步！在寂寥中，朱彝尊想起江南……

文：劉明儀  
書：汪 中  
圖：林慧蘭

岸側榆錢，牆角棟花，吹已將盡。漸添綠葉陰濃，轉覺晚來風緊。絲絲縷縷，界開密霧低煙，暗催欄藥紅尖潤，怕鳳子衣單，把柔黃都褪。休問，鈿車聽馬，縱約歸期，料應難準。最憶江南，屐齒滿街聲趁。吳歌幾曲，穩坐細浪魚天，落帆笑指柴門近。任踏破苔痕，數小園新筍。

朱彝尊 柳色黃

岸側榆錢牆角棟花吹已將盡漸添綠葉陰濃  
轉覺晚來風緊界開密霧低煙暗催欄  
藥紅尖潤怕鳳子衣單把柔黃都褪休問鈿車聽  
馬縱約歸期料應難準最憶江南屐齒滿街  
聲趁吳歌幾曲穩坐細浪魚天落帆笑指柴門近  
任踏破苔痕數小園新筍

雨會



故鄉江南，不是這樣的，江南，是連雨，也格外溫柔的，下雨天，撐著傘，穿著木屐，便可雨中徜徉。若閒暇無事，聽茶館酒樓中賣唱的女孩兒，用吳儂軟語，唱幾支小曲，便可坐等那滿天重現魚鱗細浪般的晴雲，天地間，更增添了新浴後般的爽適清潤。

呼棹歸去，在河灣附近，落下雲帆，家門，已然在望。他指著那半掩的柴扉，殷勤邀請同行的朋友，小坐待茶。

也許，並沒有什麼足堪款客的美酒佳餚，但，旁那佈滿蒼苔的小園，可以任由賓朋們閒步徜徉，而，新雨之後，園中的竹叢，也該爆出幾枚清甜鮮嫩的新筍，可供尋覓細數吧？

這一闕“柳色黃”，作者是清初的朱彝尊。朱彝尊，字錫鬯，號竹垞，浙江秀水（今嘉興）人，是明末宰相朱國祚的曾孫，少逢離辭，便棄舉業，肆力古文學，及長，以詩文名世，尤擅詞，與同代陳維崧並號朱陳，被目為當代詞宗。康熙時代，應博學鴻辭試，授翰林苑檢討，參與修明史的工作。後乞假南歸，終老江南。他淹貫經史，出入百家，學養為當世推崇，著作亦富。這一闕詞，當是宦遊北國時的作品，題為“對雨”，在異鄉對雨的寂寥中，思憶故鄉的雨中情景，歷歷如繪。他詞風兼豪婉約之長，別有一番清俊秀雅的风味，由這闕“柳色黃”中，不難體會。 ■